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y

Sir Aurel Stein

向達譯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發行

大學
用書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全一冊)

◎ 實價國幣二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 著 者

Sir Aurel Stein

譯 者

向 達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 刷 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 發 行 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104731H)

譯者贅言

西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探檢的風氣大盛，逐漸及於中亞一帶。中亞地方在中古時代，爲中國絲綢西去的大道，爲東西兩方文化交通的樞軸。近數十年來，西洋學者在中亞考古探檢所得的古代遺存，不惟可以看出古代當地文化的水準情形，東西兩方文化交光互影的梗概，並且連中國中古時代的歷史，因爲有這些遺物的發見，也可以呈露不少的光明，得到不少的新的解釋。在考古學方面成績最爲可觀的有英國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法國的伯希和（M. Paul Pelliot），瑞典的斯文海定（Dr. Sven Hedin），和德國的勒柯克（Von Le Coq），日本的橘瑞超也有一部分貢獻。

各人的報告書都是煌煌巨著，不易觀覽；綜合各人各次探檢結果，寫成通俗的著作，使人一覽而明大概的頗不多見。此處所譯的即是斯坦因綜合他四次中亞探檢的結果而寫成的一部通俗著作。看過他的專門報告書的，讀此固可以流貫前後，得一條理；沒有看過的人，讀此也就可以得一個梗概。——雖然是一個一個的題目爲單元，而將年代附列於內，並且文章也寫得相當的枯燥，不如海定的書之有文學上的意味，和人文的風趣。不過事實敘述簡潔得要，對於各個問題在歷史上的重要和地位，都說得很明白，這正是我們一般人對於新疆所需要的一點知識。我因此翻譯了這一部書。

我譯此書，大概照原文逐句直譯，遇有可以補正的處所，隨時附注；大致和原文不甚相遠。譯成後，承友人萬稼

軒新先生取原書仔細加以校勘，又改正不少的錯誤和遺漏。又蒙舒新城先生慨允代爲出版。這都是我所最應感謝的！

附錄四篇，前三篇俱爲舊作：其中第一篇曾登二十年一二兩月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篇曾登十九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三篇曾登十七年東方雜誌；並承三處編者允予轉載，特此聲明致謝。

我希望能藉我這不完備的譯本，使讀者對於中亞在歷史上的情形和地位，得到一個輪廓，初不以辭害意，那就是我所祈禱以求的最大的收穫了！

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向達記於上海

著者序

這部書的用意是打算把我在中國土耳其斯坦和亞洲腹部毗鄰各地所作考古學上和地理學上的探檢，概要的敘述一番。多少年來，在這些少有人知道，不易往來而地勢又極險的區域旅行考察，歷盡艱辛，在我的一生中如今回憶起來，還是極爲快活。但是要把我三次中亞探險所得豐富的科學結果，予以整理，那却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更長的歲月了。

第一第二兩次的個人游紀以及三次總合起來十一冊四開大本的詳細報告（目見後），我相信我所盡的責任只是紀錄一方面；其中只有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一書，詳紀我第二次探險（一九〇六—一八）的個人經驗。不過以上所說各書，除沙漠契丹廢址記以外，其餘都久已絕版，現在也不易得到。

我最後完成這些工作，離第一次旅行歸來，已是足足的二十七年，自此以後我可以自由的轉向更南的新地方，從事考古學的探檢了。但是一想到在亞洲腹部沙漠山嶺之間所費去那些美滿的歲月，至今還是和以前一樣，覺得很新鮮，有價值。所以當哈佛大學校長好意請我在波士頓羅威爾研究院（Lowell Institute, Boston）演講的時候，我便欣然趁這機會把我這些年來的遊歷和發見，提綱挈領的敘述一番，以適合廣泛的聽衆之需。

只是探檢的範圍過大，性質又極複雜，幸而利用幻燈片來說明我的敘述，不然要提綱挈領，便更爲困難了。我把這些講演加以適當的增補和改動付印的時候，也感覺到這種需要。所幸出版人見到這一點，把關於我的幾次

探檢以及在古代遺址所得到的發見品，附以充分的插圖，使一切都無問題，這是我一定要感謝的。

在領導讀者到那些探檢所及的遼遠的亞洲區域去之前，似乎對於那地方地形的特點，應該要敘述一個輪廓。而那兩千多年來的命運大都靠着地理為轉移的地方，一個簡要的歷史同樣也是有用的。因此有本書作為引論的幾章。這幾章大部分是取材於一九二五年我在王家地理學會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所講的中國地理史觀 (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一文。

三次長期探險中所及的地域很廣，而實際可走的路又為很大的天然障礙所限制，所以為着地理學上的討論和考古學上的工作起見，有些處所往往去的不止一次。因為這種情形，我敘述主要的探檢工作，便取地點為本位，而不嚴遵年月的先後。

這幾次的探險，總算起來有七年以上，所得的結果，如果我從開始起以及後來研究紀錄這些結果的時候，沒有得到各方面自動的有力的幫助，是不會成功的。在以前出版的書籍中我都有很好的機會向各方面幫忙的人一一道謝。所以這裏只要略為一述，便很够了。

我最初服務於印度教育部 (Educational Service)，隨後供職於考古學調查所 (Archaeological Survey)。我之所以能實現我所選擇的工作，所需的時間以及物力，以得印度政府慷慨維持之力為最多，而不列顛博物院當局，除了在我第二次探險出了一筆款子以外，並還予以很有價值的幫助，對於我歷次考察所帶回的東西供給地點以備陳列和研究之用，同時選派院中專家幫助這種工作。

我在地理學方面大得印度測量局之力，派遣有訓練能耐勞的印度測量員幫我，並且花了很多的錢，在我的指導和幫助之下，把地形測量的結果，陸續用大張的地圖刊印出來。王家地理學會也採取同樣的方針，時時給我可感的幫助和鼓勵，如一九〇九年之以創辦金獎章（Founder's Gold Medal）獎我，就可以證明此事。

所發見的古物方面既廣而又重要，其中包括豐富的古代美術和工藝品的遺物以及十二種以上不同的語言的古代寫本，如果沒有許多有名的東方學學者和東方美術專家自動的以他們的專門學問來合作，我是絕不會作得好的。這些貢獻有價值的幫助的人，如果要在這裏一一聲謝，那真是太多了。所以我只好在有幾章中把考釋特別重要的發見品的學者予以提及。

說到這一本書，我要特別感謝印度政府的教育土地衛生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Lands and Health）允許我選用我各次旅行所照的照片，此外還有倫敦的印度高等委員（High Commissioner for India in London）特許我複製我的詳細報告書（Ancient Khotan; Serindia; Innermost Asia）中所插有些古物的圖版。至於本書所附的地圖，我要感謝王家地理學會的祕書，那是從上面說及的地理學雜誌中那篇文章複製的。至於插圖的安排，我要特別致謝我的美術方面的朋友和助手安德魯斯先生（Mr. Fred. H. Andrews. O. B. E.）我以前所有的書籍全承他幫助，現在還是照樣幫我。此外我還得敬謝麥美倫先生（Mr. George A. Macmillan）他好意的把我的文章校閱一遍，特別顧到一般讀者的需要。至於斯頓公司（Messrs. Henry Stone and Son, Banbury）所製彩色圖版之優美，可以為這些複製品逼真原物的保障，這也是我不應該忘記提到的。

近三十年來，爲着探檢的結果，我在書房中從事文化方面的工作時期不得不爲之延長，這在有些處所比之野外更需要我的努力。我之所以能作這種工作，大部分是由於朋友們的特別好意，愛護照料，常常鼓勵，得他們的蔭蔽，我現在能够寫作，在我是沒有比此更爲可感的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斯坦因序於牛津基督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院長住宅。

附斯坦因重要著作目錄

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學地形學探檢考察初步報告書（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of Archae-

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istan.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01.）

沙漠和闐噶址記（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ista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3 [Second edition.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04]）

古代圖特（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istan. volumes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umes I—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2.）

西域圖志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umes 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西域圖志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umes I—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目錄

著者序

譯者贅言

第一章	亞洲腹部的鳥瞰	一
第二章	中國之經營中亞以及各種文明的接觸	一二
第三章	越興都庫什以至帕米爾同崑崙山	二六
第四章	在沙漠廢址中的第一次發掘	三九
第五章	尼雅廢址所發見的東西	五一
第六章	尼雅廢址之再訪和安得悅的遺物	六八
第七章	磨朗的遺址	七七
第八章	古樓蘭的探檢	九一
第九章	循古道橫渡乾涸了的羅布泊	一〇三
第十章	古代邊境線的發見	一一六
第十一章	沿着古代中國長城發見的東西	一二六

第十二章	千佛洞石窟寺·····	一三七
第十三章	秘室中的發見·····	一四四
第十四章	千佛洞所得之佛教畫·····	一五四
第十五章	南山山脈中的探檢·····	一六八
第十六章	從額濟納河到天山·····	一七四
第十七章	吐魯番遺蹟的考察·····	一八一
第十八章	從庫魯克塔格山到疏勒·····	一九二
第十九章	從疏勒到阿爾楚爾帕米爾·····	二〇三
第二十章	沿焉水上游紀行·····	二一六
第二十一章	從洛山到撒馬爾干·····	二二七
附錄		
一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略記	
二	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	
三	俄國科斯洛夫探險隊外蒙考古發見紀略	
四	十九世紀後半期西域探險略表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第一章 亞洲腹部的鳥瞰

本書用意在把我受印度政府之命向亞洲腹部作連續三次探險的重要情形，扼要敘述一番。這三次探險的開始，遠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第二次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第三次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前後歷時七載，馬上步下，所經過的程途，總計有二萬五千哩左右。

旅途的進行是要用這種半古代式的方法，所要去的地方又是那樣的遼闊，時間是那樣的長，又要爲有系統的考察，便不能不作適當的準備，以好熟悉那片廣漠無垠，而在人文上以及人類歷史的遺跡上特別有趣的地方。我們的目的地包括西達姆水（Oxus）東抵中國本部的中國土耳其斯坦。那裏無論是山嶺或是滴水俱無。遍望是沙的平原，大部分都是沙漠地帶，但是在過去的歷史上却佔了很重要的地位。爲古代印度、中國以及希臘化的亞洲西部文明交通往來的通道。歷好幾百年，構成文化史上很絢爛的一章。這些文明在此地各種遺物上留下豐富的痕蹟，因爲地方的乾燥，竟能給我們保存至今。尋找這些古代文明遺蹟以及因爲當地地形而引起的問題，是我這幾次探險最強烈的動機。

但是從近代的眼光看來，亞洲腹部這些地方在經濟同政治上的重要實是微小之至，尤其是天然風景和富

源方面，更不足道。此地普通的性質是讀者首先必須要知道的，然後對於敘述上重視過去的理由，便容易明白了。我因此在開始的幾章，對於整個區域作一概括的考察，即是所謂鳥瞰，然後把此地歷史上所表演的，就我所知敘述一個大綱。

我的考察隊所曾到過的亞洲腹部，大概可以說包有那些廣大的高峻乾燥的盆地，自東到西幾乎正在亞洲中部的半道上。緯度方面北部正止於峻大嶺的天山，南部止於終年積雪的崑崙山脈，同西藏就以此山爲界。東邊可說是南山；南山就是崑崙山脈的一支，到太平洋的水道卽以此爲分水嶺。西邊直抵險峻的帕米爾山道，這就是古書中的伊摩斯（Imos），一方面連結天山同興都庫什山（Hindukush），而在西邊則爲橋水的發源地。

從地圖上看來，這一大片地方很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發生大文明的幾處地域之間，造了這樣一座障壁，隔斷了他們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因爲在這片地方以內，自東到西徑長一千五百哩，自南到北也在五百哩以上，而生物可以居住的只嚴格的限於幾線沙漠田，這些沙漠田除去些許地方以外，比較又都是很小的地方。此外就是一望無垠的沙漠了。這些沙漠無論是散布在高峻的山脈之上，或是位於山麓挾帶冰川，窮荒不毛，以及流沙推動的平原上，幾乎是任到何處，滴水全無。

我們所要討論的區域大部分都是這種極端缺水的地方，我所稱爲「真沙漠」者，其性質就是如此。我之所以特別聲明「真」沙漠的原因，是要使讀者明白我所要說的地方，同讀者在某種意義之下所熟知的聖經故事、阿拉伯遊記、美國以及南美洲風景畫中所有的沙漠情形完全不同。爲易於分別起見，這些沙漠我大膽稱之爲

馴沙漠都會中人，特別是從過廐的人類中心地方來的人，也許要爲這些沙漠的靜穆空虛以及和平所感動。但是像這種整個部落於長時期內或至少在一定的季節之間，可以在那裏遊行自在，穩可以找得水源同牲畜牧地的沙漠，遭受敵人壓迫驅逐還能安然躲避一時的沙漠，同天山和崑崙山脈間大盆地上我們對面相逢的大部分地方却不相同。

這塊盆地內大部分是充滿了沙丘的塔克拉馬干 (Taklamakan)，和自西至東全長幾達八百哩以上上面滿是城塊以及風蝕了的土壤的羅布沙漠。在這些地方因爲缺少水分，不僅人類，實際上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都不能生存。崑崙山高處同高原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樣。極高處才有一點植物，那裏靠近冰河，略有水分，在這種半北極地的環境之下，一年內有很多的幾個月可容植物生長，此外就是深窄的峽谷谷底從冰河發源的小溪澗邊很有限的一點地方了。沿着這種邊沿的沙漠田以及鄰近東向的盆地，都是靠着這些小溪澗的流水來生存的；無論何處除去靠溝渠洩水外，任何東西都不能種植。空氣中缺少水分以致成功這種情形，這是盆地地理位置所直接釀成的結果。試看地圖，這一帶地方各方面同海洋以及養命的水氣隔離得是多麼遠，便可以恍然大悟了。

在這些地方，人類生存和居所必需的原料大自然既是那樣的吝惜，縱使廣輪萬里，風景方面也說不上有多少變化了。但是那裏却有很廣闊的地形，劃分此地爲很顯著的幾種地帶，我們必須連續在此作急速的調查。

我們可以從西部的山嶺開始，這不僅因爲希臘羅馬以及印度波斯的影響由此傳入亞洲腹部，然後及於中國，也由於所要橫越的這一段山嶺較之週圍其餘的山系更爲有趣。我所指的就是那座大子午向的山脈，向西與

此毗連的廣闊的高原；爲方便起見，可指爲帕米爾（Pamir）一帶。這一座大山脈北接天山，南連冰雪皚皚的興都庫什山，古代稱之爲伊摩斯·托勒美（Ptolemy）地理書（Geography）中十分正確地稱此爲內外兩伊摩人（Inner and extra Imaon）的兩斯克泰種（Seythians）的界嶺。這些名辭大致相當於我們高僧時代地理書中的內韃靼（Inner and Outer Tartary）就是我們今日的俄屬土耳其斯坦（Russian Turkistan）和中國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istan）。鳩水和塔里木河兩大水系即以此山嶺爲分水嶺。有趣的是高度達二萬五千呎以上的高地帶都積聚在分水嶺的東邊。（參看第一圖）

帕米爾高原宛延於高地帶的西邊，大部分地方由鳩水支流和主幹流貫其間。此處只能輕輕帶過，本書以後各章還要敘述到此，古代以此作貿易和文化關係的通道，而爲中國同塔里木盆地與夫鳩水區域以及於印度的連瑣，在那裏都有機會談到。

循着剛纔所說的路線向東，我們經過曲折乾燥的峽谷裏，到達稱爲塔里木盆地的大槽地西部邊沿。塔里木盆地裏大部分都充滿了流沙遷徙的塔克拉馬干沙漠，我們在未進入到這沙漠以前，可以沿着包圍盆地的大山脈急速邁過；塔里木河在抵羅布淖爾沼地隱於沙中以前，如沒有這些大山脈上的冰河來供給水源，這一大片整個的地域都會要沒有生命存在了。

高峻的崑崙山脈宛延不斷地橫在盆地南邊。在帕米爾方面開始就有好幾座平行的峻嶺，印度河即發源於冰河高聳的喀喇庫倫山。葉爾羌河及其支流即從這些山嶺中迸流而出，這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在這些河谷

的上游，即使能够找出甚麼牧地，也是極其稀少，僅足供少許稀疏散佈的吉里吉斯人（Keliss）帳幕牧羣之用。這些河谷的通路都集中於喀喇庫倫山道。山道海拔在一萬八千二百呎以上，是到拉達克（Ladak）以及印度河最上流河谷去唯一可以實行的交通路線。古代此道是否有人用過，今無記載可考。

再向東，崑崙山脈也愈高，實際上阻絕任何交通。灌溉和闢沙漠田的哈刺傑什河同玉隴傑什河即發源於崑崙主脈的最北部。崑崙主脈之高，幾達二萬呎，綿延約三百哩，通道大都在極深峻，大部分又極難通行的峽谷之中。在這些河谷的上游，雖然還可得到少許可通的地方，但是因為冰河遍布的北坂崎嶇難行，除了熟練的山民以外，幾乎寸步難移。從此向南綿延很遠是為平均高度到一萬五千呎至一萬六千呎而又無水的西藏高原，缺少原料，所以是一座極大的障壁。不僅無牧草燃料，有很多處所甚至連飲用的水都沒有。

聳立於湓地中和闢一帶的崑崙外坂，性質雖然迥異，可是窮荒不毛，幾乎仍是一樣。在廣闊的黃土（loess）平原一面，可以找出衝蝕而成迂迴屈折的峻嶺和深邃的峽谷。（參看第二圖）這種情形只有很長很長的水流動作才能如此，但在這些窮荒不毛的斜坡上，既無植物以為保護，只有在很稀少的機會裏得到一點大雨或大雪而已。

冰河圍繞的高地東邊為玉隴傑什河發源處，俯視塔里木湓地的山脈，宛延至四百哩以上，有如一條長練。在這整個的長練間，北坂山麓是一條礫石造成的斜坡，有些處所寬達四十哩以上，到處極端荒瘠。

轉向南去到了塔里木河終點一段，沒入羅布淖爾沼地的處所，圍護大盆地的山嶽至是呈東向的趨勢，山勢

下降。小小的喀羌 (Charkhik) 沙漠田即是古代的鄯善，實際上這是現在塔里木盆地中這一部分唯一永久可住的地方，從此到拉薩約有七百哩以上。自此下降的道路在某一時期曾爲南方的西藏人和游牧人內犯的通路，這是有理由可以相信的。西藏以及柴達木高原和高河谷地方可以得到的從印度以及太平洋方面吹來維持生命的水分，當然不會侵入圍繞盤旋的這一部分大山嶺北邊的塔里木盆地。一片廣闊無際窮荒不毛的壁壘，有些處所只是巉巖，到處蓋滿了流走的沙丘，從此迤邐而下以及於城土作成一層地壳的乾枯了的古代羅布泊，這在後來我們還有機會說到的。

越過塔里木盆地的東端，崑崙山脈侵入南山之中便看不見了。南山西部俯臨疏勒河槽，宛延達二百哩，北面斜坡的乾燥和侵蝕得更爲厲害的情形，因而地形上和我們在崑崙山脈方面所常見的是一樣。

但是越過疏勒河槽而東以至南山中部，就可以見出氣候遠爲潮溼，因而不同的程度爲之大增。這種現象顯出同沿着黃河伸展到甘肅省境毗連部分以至西藏東北部高地的太平洋灌域地方已是相近了。受着一年中各季從太平洋氣流帶來的水分的優惠，肅州河極西端的河谷一帶，植物都異常豐富。看慣了崑崙山脈荒涼的景象，再看肅州河同甘州河河源處空闊的河谷地方，雖是很高，有些處所甚至高達一萬一千呎以上，但是仍有極優美的夏季牧草，真是一個很動人的經驗。再向東南，雪同雨量愈增，南山極北山嶺中甘州河灌域所及的河谷裏因此能容許更豐富的森林在那裏生長。（參看第四圖）

我們現在已說到流入太平洋的黃河區域的分水界地方了，這是我們所講廣闊的亞洲腹部地帶的東界。這